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雙燈記

### 第五回 通書信愛姐探監 因弔孝蘭英逛燈

父女本係骨肉親，不料賢奸莫比論。女賢莽婆流芳遠，父奸害婿遺恨深。話說愛姐問來問去，來至監門以外。從窟窿向裡問道：「裡邊有人麼？」且言把守監門禁卒名喚狗皮臉，正在那裡打盹，忽聽有人叫門，立起身形往外探頭一看，問道：「是誰叫門？」愛姐說：「是我。」狗皮臉說：「你這閨女家喊叫甚麼？」愛姐說：「我給俺二叔送飯的。」狗皮臉問道：「你二叔是誰？姓嗎名嗎？」愛姐說：「我二叔是孫繼高。」狗皮臉說：「確有這一個人，是你來晚了。方才開門放風，現時將門鎖了，鑰匙四老爺帶進官宅去了。你回去，明日早些來，等著開門放風，你好進去與你二叔送飯。」愛姐含淚哀求：「禁卒大爺，你老瞞上不瞞下，行個方便，把監門開了，我與俺二叔見一面，不枉我大遠的走這一遭。」狗皮臉說：「這是朝廷家的禁地，誰敢私開，要是跑了囚犯，哪個能擔的起？去罷，這門是不開的。」愛姐聽了這話，就大哭起來。哭了一會，止住悲聲，口呼：「禁卒大爺，我二叔官事，實是屈情。俺家又是貧寒，有心給大爺你送一分人情，奈家中無力，這有二百大錢，權且送給你老人家買杯茶吃，方便方便罷。」狗皮臉見有了錢，心中暗喜，說道：「別看你年紀小，真會說話。你到懂的人情世事。既是你誠心看望你叔父，我做個私情罷。俗語道的好：何官無私，何水無魚。若是住衙門不丟鬼，除非狗不吃屎。雖然鑰匙帶進官宅，俺們也有一把兩把的私鑰匙。女孩兒家大遠來一趟不容易，你將這二百大錢捎進去，給你叔父零碎使用罷。」愛姐說：「大爺莫非嫌少嗎？」狗皮臉說：「小姑娘若是這麼說，我就收下。」接過錢來揣在懷內，用鑰匙把獄門開放。愛姐隨著狗皮臉進了獄門，復把門鎖上。狗皮臉領定愛姐來至孫繼高的牢房之外，狗皮臉進了牢房內，說道：「孫相公，你姪女給你送了飯來了。」孫繼高說：「大哥休來取笑我，那姪女方交七歲，焉能到此？」狗皮臉說：「我焉能哄你？」扭項回頭說：「小姑娘，你進來向你叔父說幾句話，你就快出來。看有查監的老爺來看見，大有不便。我上獄門上看看去。」言罷佯簡而去。

愛姐進了牢房，只見叔父蓬頭垢面，骨瘦如柴，腿上棒瘡血水濕透衣襟，不由的痛哭起來。孫繼高說：「吾的兒，休要哭，恐有查監的知曉。」愛姐止悲說：「二叔，吃點飯充一充飢，也不枉我娘命我送這一趟飯。」繼高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愛姐來到監中，只提他母親，不提他奶奶，是何緣故？」遂問道：「你奶奶在家可安好？」愛姐見問，腹中暗想：「我若說出實言，大約二叔這飯准不能下嚥。不免哄過一時，等二叔吃完了飯再說明也不遲。」信口說：「俺奶奶在家可也好哇。」繼高聞言心中犯疑，暗想：「我母親聽我坐監，必然哭的死去活來，焉有好的道理？」復問道：「你奶奶在家到底怎樣了？若不說實言，我吃不下去這個飯。」愛姐見他二叔再三的追問，料想瞞不過去，含著眼淚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孫繼高聞言一怔，說道：「愛姐你說來說去，你奶奶死了嗎？」愛姐說：「已死好幾天了。」孫繼高痛哭起來，哭了一陣，止住悲聲，怔呵呵發愣。愛姐說：「這有零碎銀子，留這二叔使用。」繼高接過拆看，果是雪花白銀，心中納悶：「我在監中受罪，兄長上京未回，又無親朋幫助，家無物件賣錢，此銀從何而來？」愛姐見他二叔看銀不語，知他心中犯疑猜，遂問道：「二叔不語，莫非疑此銀來路不明嗎？」繼高回答：「正是。」愛姐又將賣身遇嬌，贈銀殮親說了一遍。繼高說：「吾兒言之差矣。趙明把為叔害到死地，仇深似海。那有贈銀之理？」愛姐說：「別屈了好人。二叔若不信，現有俺嬌的書字一封，命我送給你。」繼高接過，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趙氏蘭英斂衽百拜孫二相公：

自前日我父心起不良，實係奴之繼母馬氏唆挑趙能殺死丫鬟，徒賴公子。及奴知信，已晚之矣。奴將退婚書誑來撕碎，自此父女不睦。欲救公子，束手無策。適值姪女賣身，奴贈銀殮親，定計十五夜晚弔孝。有奴義姐李夢月伴奴赴京尋兄，救公子出牢。奴心自有天鑒，豈肯失德喪節？雖有哀腸，筆難盡訴，草草手書。蘭英泣拜

繼高看畢，心中暗想：「父是毒蟲，女倒賢德。」不由兩眼落淚。只見狗皮臉從外進來說道：「孫相公，你令姪女入監工夫太大，打發他回去罷。四老爺不久查監了。」繼高回答：「我曉得。」眼望愛姐說道：「監中無紙筆，修書不便。若見你嬌，就言為叔感謝不盡。你回去罷。」叔與姪女灑淚而別。不多時來到家中，龍氏問道：「監中送飯為何去了這半天？」愛姐遂將監中之事說一遍。

不知不覺已到七月十五日，家家戶戶掛一紅燈。所因何來？只為欽天監奏明聖上，當年秋令有瘟鬼下降。普天下之民於七月十五日各掛紅燈一隻，驅逐瘟鬼，得其平安。此詔一下，故此普天下之民不約而同。愛姐慌忙走進房來說道：「孩兒見家家戶戶掛一紅燈，想必今日是十五了。險些我耽誤了大事。娘呀，將我奶奶給我買的紅蓮雙燈掛起才是。」龍氏依其言將燈掛起，按下不表。

且言蘭英小姐向夢月說：「今日正是十五日，你同我到前廳，對老爺說明今晚去觀燈之事。到那裡見景生情。」二人下了繡樓，穿宅過院，來至前廳內屏以後，趙明正吩咐家人往大門上掛燈，夢月近前稟道：「姑娘來了。」家人聽說，各自退下。小姐走進，向趙明拜了兩拜說：「爹爹萬福。孩兒稟告：終日在繡樓悶倦，聞聽今晚家家戶戶皆掛燈彩，大街小巷甚是熱鬧。孩兒意欲同夢月姐假扮男子模樣，前去逛燈。特稟父知。」趙明說：「兒呀，你是宦門幼女，逛燈不便。」小姐聞言，低頭不語。夢月在旁說：「老爺不准咱逛燈，咱就不去，可不要哭哇。」小姐聞夢月之言，知是叫他哭，口中數數落落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若是生身親娘在世，要一奉十，說一不二。這是嗎呀，有後娘就有後爹，日在繡樓，如同坐監，好容易遇著燈彩不准逛，不如死了方休。」趙明說：「好一個不通情理的奴才，為父不教你逛燈，你就後爹後娘，述長道短，哭起來了。自從馬氏到咱家數年，未曾聽你叫他一聲娘，他也未曾打你一下，罵你一句，就像為父有了短處一般。你這是嬌養慣了的性情。今晚你逛燈也罷，不逛燈也罷，為父再也不管你了。」夢月說：「姑娘呀，別哭了，俺老爺准你逛燈去呢。」小姐聞言，止住悲聲，立起身向趙明說道：「孩兒逛燈，必然城裡關外男女擁擠，孩兒不與他們為伍，須備兩匹馬，我同夢月走馬觀燈，逛不多時就回家。」趙明正在盛怒，說：「別說你騎馬，就是你坐轎，我也不管你了。」夢月說：「姑娘回樓妝扮去罷，我令他們備馬伺候，晚上用。」言畢來至馬棚，吩咐家童備兩匹馬，晚間姑娘逛燈用。家童將馬備好，夢月說：「不用你們伺候，把馬交於我罷。」夢月將馬牽到繡樓下拴好，上了繡樓。主僕二人將行李收拾齊備，用完晚飯，二人女扮男裝，把行囊搭在馬上。蘭英命夢月將生身母的影像懸起，拜了四拜。向夢月說道：「月姐，奴待你未有什麼好處，奴自幼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。今晚弔孝上京，全仗姐姐照應，轉上受小妹一拜。」夢月慌忙也就跪下說道：「姑娘休行大禮，奴感姑娘的恩德比泰山還重，殺身難報。姑娘請起，天不早了，咱下樓走罷！」夢月暗將彈弓、防身寶劍揹在馬上，把兩匹馬牽出後門，主僕搬鞍上馬，拐彎抹角來到大街。一看各鋪戶皆懸燈結綵，鼓樂喧天，齊放花炮，異樣之燈掛滿街衢。主僕無心逛燈，催馬出了東關。往前走了不遠，見路北門前掛著紅蓮雙燈，主僕下馬，拍門叫道：「愛姐，開門來。」